

當我們同在一起

記北一女 1959 年高三孝班

作者:何慶華

半個世紀以前，台灣在強人統治之下，雖然兩岸軍事對峙緊張，社會卻相對安靜，建設寶島反攻大陸是朝野一致的目標。除此之外，最令一般人關注的是每年大學中學聯合招生的入學考試。六年國教之後，能考上有名的公立中學，好像人生的坦途，已踏出了第一步。

公元 1956 年（中華民國 45 年），我們這一群花樣年華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子，經過漫長艱苦的學習過程，身經百“考”，脫穎而出，擠進了當時最難錄取的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學高中部。同榜 500 餘人，分別以八德“忠孝仁愛信義和平”及校訓“公誠勤毅”編班。

我們孝班 54 人，有成績優良由本校初中直接保送的、有由全省其他學校考入的、也有海外地區招來的僑生。因此有小學同班或初中同班同學又同到一個教室來上課的情形，好不熱鬧。

因為學校位於台北市政治經濟中心，面對總統府，空襲時為敵機轟炸的目標。校服制定為綠衣黑裙的防空色，不同於其他女校的白襯衫，有了“小綠綠”的美稱。彈指之間，62 年過去，“小綠綠”成了“老綠綠”，銀髮如霜、步履蹣跚，已有五位同學遽歸道山。回憶慘綠少年時代的往事，也有許多值得一敘的。

首先回憶我們的老校長江學珠。江校長終生未婚，跟她單身的妹妹江學琇校醫，兩人都住在校內的教職員宿舍，以校為家。我們入學之初，就收到一本小冊子“作人之道”，諄諄告誡，那些事不可做。記得其中一條“我不燙頭髮、不搽口紅”。校長以身作則，終年一件沒有曲線的深色長衫，短髮素顏，跟當時其他職業婦女完全不同調。全校兩三千學生似乎她都能叫出名字來。開始我想不通，後來發現一個可能的原因。每當新學年

開始，我們每人要交一張三寸照片給學校，訓導處把每班的照片依學生高矮順序貼成一本相冊。每週週會我們站成一行，校長拿著這本相冊一個個辨認。幾週下來，大概也就認得差不多了。



談到週會，學校也有一些很有意義的安排。除了訓導處教務處

例行的報告外，有時還請名人來演講。印象最深的是胡適與梅貽琦兩位。他們剛從國外回來，就被校長請來向我們中學生演講。胡大師很會講，內容淺顯又風趣、容易消化，台下時時報以掌聲和笑聲。梅校長則拙於言辭，削瘦的面容太嚴肅了，我們聽不懂也沒留下印象。這大概就是政治學者與科學家的不同吧。

還有一兩次週會，學校把本校上年保送台大和大專聯考的狀元請回校，上台亮相，說幾句鼓勵我們用功的話：「見賢思齊、再接再厲、不要墮了全省第一的名聲。」

第二位值得一提的老師是訓導主任蔡以悅。蔡主任梳個短髮髻，臉上好像搽了粉，精力充沛，是我們最怕見到的人物。記得高中時我曾任學術股長。有一次廣播：「全校學術股長到訓導處集合。」她一眼看見一位高中的學術股長制服不合規定，扯住學姐的衣領說：「你看你，毛呢外套小圓領，裡面還有件紅毛衣，這是我們學校的制服嗎？」學校的規定是黑布外套，天冷時深色毛衣可穿在襯衫裡面。那位學姐一定難過極了，她沒有

想到那天訓導處會召集學術股長，穿了不該穿的衣服，在眾多學妹前挨訓。

又有一次廣播：「高三孝何慶華到訓導處來。」我不知什麼大禍臨頭，原來是我投稿幼獅文藝的一篇習作。有位好心讀者寫了封信到學校，對我的文字有評有讚。信被門房截留，送到蔡主任手中。她說：「這封信不能給你，也不能告訴你寫信人姓名和地址。專心讀書，現在不是交朋友的時候。」把信中的評讚很快唸一遍給我聽，嚇得我一句也沒聽見。難怪有人說“北一女的學生高智商低情商”，是因為缺乏社交經驗的緣故吧！

訓導處還有三位女軍訓教官，主任教官孫俠情，個頭小，嗓門大，看起來兇巴巴，其實沒那麼可怕。孟教官塊頭大，從未對我們發過脾氣。還有一位年輕漂亮的侯教官，大概怕管不住我們，故意擺出嚴肅的樣子。其實女孩子也喜歡看漂亮的女人。孫教官退休後住在灣區，前兩年病逝。不知她生前是否還記得我們班？

我初中時的教務主任陳俠，是位誠懇負責的好老師，後來調升盲啞學校校長。他的繼任者汪主任好像不怎麼受我們歡迎，跟學生接觸不多，但有一個很有趣的綽號“三反五反”。當年漫畫家牛哥出了一系列畫冊“牛伯伯打游擊”、“土包子下江南”等等。畫中有個男孩叫“三反五反”。汪主任的髮型與他一樣，我們不客氣地把這個綽號送給了汪主任。

替老師取綽號是在艱苦讀書的過程中最好的減壓方法。級任老師毛淑清教歷史，因為胖，腿腳不方便走路慢，而且常常要代訓導處宣示號令，得了兩個綽號“毛毛蟲”、“好公民”。其實毛老師是一位極負責任的好老師，現在想起來，真覺得對不起她老人家。

江校長不太聘單身的男老師，但教學優良的男老師還是極受尊重的。我們的生物老師鄭慶菁嚴格認真，似有潔癖，最看不慣女生把手帕放在解剖台上，常說：「快把你們的抹布拿走！」他總把“剛才”說成“才才”。我們背地裡就叫他“猜猜”。

化學老師唐源是位來自兵工工程學院的大男孩，年輕靦腆，正是我們作弄的對象，送他一個外號叫“湯圓”。家事課做了油炸湯圓和霜淇淋，放

在講台上，等他上課來吃，弄得他手足無措。有一次我們還打電話到警察廣播電台點歌：「北一女高三孝同學點下一首布拉姆斯的作品給她們的湯圓老師聽。」

還有一位教三民主義的鐵鴻業老師，被取名為“鐵公雞”。他的夫人教國文，雖未教過我們，也被冠名為“鐵母雞”。其實我們並無惡意，不過是在準備聯考的枯燥日子裡找點樂子罷了。

國文老師葛琳，英文老師劉長蘭，數學老師謝修清、劉慶蘭，物理老師王則儉，三民主義老師盛載揚，音樂老師楊海音、謝雪如，體育老師張毅民、黃銓塗，還有許多記不清的老師們，陪我們走過這一段青澀的歲月，為我們後來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。我們感謝他們，懷念他們。

既有這麼多的好老師，當然也有一份完善的學習制度。當年大專聯考正在籌劃文理分組：甲組理工、乙組文法商、丙組醫農。許多中學為減輕學生負擔，私底下也提前分了組。江校長堅持中學是通才教育，報考乙組的照樣應該學數理化，甲丙組的照樣讀史地，畢業考試一視同仁。為了大家學習方便，班上有“小先生”制度，讓成績好的同學課餘為大家解答難題。

我們班上有幾位英文特別好的僑生，如王惠慈、龍宗彥常常幫助我們學習英文文法、背單詞。薛百合是數學小先生，後來在師大數學系畢業，被請回母校擔任高中部的數學老師。

班上的天才怪胎郭子文，好像數學、物理、化學一樣也難不倒她。只見她“大馬金刀”端坐在位子上，笑嘻嘻為排隊而來的同學解題。後來嫁了一位與她同樣有學問研究衛星通訊的丈夫。她在美國食物藥物管理局負責重要研究工作。居然因看不慣內部的貪腐作風，夫妻雙雙舍棄金飯碗，自我下放到亞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保留區去教育弱勢貧童。我們校歌有句“修養健全人格、具備科學頭腦”正好反映在他們夫妻身上。2014年同學會遊西班牙及地中海，全靠她從網路上學來流利的西班牙語帶路。聽說她因久居中國餐館不多的城市，還練就了一手好廚藝，連北京烤鴨也能端上桌。子曰：「君子不器。」用來形容她正好。

小先生中最沒出息的就是本人這位“國文小先生”，門可羅雀。國文課本是教育部審定的標準教科書，考試範圍不出書外，作文又不是可以臨時補習的。我整天除了跟數理化奮鬥外，體育是我最難攻堅的一關，80 公尺低欄一個也跨不過、急行跳遠踏板就進不了沙坑、用 24 秒才跑完 100 公尺，創全校最慢記錄。我的體育能及格，全靠學校為我們這些“低能兒”設的筆試。不會投籃沒關係，會背籃球規則，就不致因體育不及格而不能畢業。

還有許多同學的趣事專長說不完道不盡，就這樣風風火火、有喜有樂也有愁，三年同舟共濟。1959 年功德圓滿，脫下綠襯衫踏入人生另一條跑道，從此命運各異、際遇不同。不可否認地這三年同窗奮鬥是一生中最難忘最快樂的一段時光。

為了紀念這難忘的情誼，畢業至今我們已經組織了九次聚會。第一次是 1994 年由薛百合召集，在北加州灣區她寬敞舒適的住宅中。除在美國的同學外，還有人從台灣及歐洲來，澈夜長談，訴不盡的別後情景。那年我們年方半百，許多人還在職場拼搏，家中還有青少年期的子女要照顧。一肩雙挑、燭燃兩頭，其中的辛酸不是我們少女時代能想像的。

兩年後，因為王永康到洛杉磯出差，在南加州的同學又小聚了一次。餐敘後還參觀了蓋蒂博物館等名勝。

1997 年第三次聚會在德拉瓦州溫明頓市，由郭靜姝主辦，海內外共來了 17 人。先參觀長木公園、欣賞絢麗五彩的夜噴泉，然後移師賓州陳守美家、參觀德國移民阿米什人（Amish）的村落。部分同學還南下華府觀光，聽歌劇、逛名勝。還在龍宗彥府上經營的政要雲集的餐館，飽嘗真正的雲南佳餚，盡興而回。這一次我們推舉了郭靜姝管理財務，以後同學家有紅白喜事，都由她負責送禮。

2001 年第四次聚會更是大張旗鼓，由住在巴西的王惠慈組織，暢遊南美 ABC 三國（阿根廷、巴西、智利）。有幾位其他班的同學也來參加。除了參觀世界第一的伊瓜蘇大瀑布（Iguazufall）及各處名勝外，惠慈還安排拜訪巴西的寶石市場。很多人滿載而歸。

2007 年第五次仍由薛百合挑重擔，暢遊大峽谷和黃石公園。此次也有不少同學約了朋友一起參加，回程在灣區與未參加旅遊的同學餐敘。

2009 年是我們畢業 50 週年紀念，由住在夏威夷的鄭至麗和王永康召集大家到夏威夷旅遊。最有意義的是郭靜姝的夫婿王慶襄慨然應允為我們製作光碟留念。從在校到畢業後五十年，收集了 821 張照片。光碟總長 88 分鐘，分為六個段落，配樂以北一女校歌開始，繼以望春風、阿里山姑娘等台灣歌曲及南美和夏威夷等樂曲。由王永康複製分寄大家。鄭至麗還引用徐志摩的“偶然”寫了一首感人的新詩。

五十年並未為我們畫下句點。2014 年至麗、永康兩位邀約大家同遊地中海及西班牙。在西班牙的巴塞隆那集合，觀光兩天後乘地中海遊輪沿西班牙南岸西行，穿越直布羅陀海峽。遊輪結束後部分同學繼續作西班牙內陸之遊。

2016 年是我們在北一女相遇一甲子之年，大家都想回母校一趟，公推汪瑩主辦。她首先聯絡校長秘書排定返校日期。學校派出三位“綠衣使節”學妹與我們座談。現在的中學生沒有我們當年的青澀，大方自信。我們當年不能享受的權利她們都有了，不用剪短髮、不必吃難吃的便當、可以叫外賣。小賣部還販售零食。我們也買了一件繡有“北一女”金字的綠毛衣。遁跡找到當年高三孝的教室，可惜往日情景不再，校舍增建了、操場變小了。大家在校門口照張相：「我回來了！」

汪瑩還為大家組織“花東遊”。導遊張靜媛是北一女畢業的學妹，漂亮能幹、親切周到。每天早上上車先叫「學姐早！學姐夫早！」把距離拉近。一部嶄亮的大巴士、一位服裝整齊的駕駛，車窗貼上“北一女 1959 年孝班同學相遇 60 年”，高調南下。遊武陵、宜蘭、花蓮、池上、台東，遍嚐各地佳餚，夜宿五星渡假酒店。五天後回台北，部分同學繼續往金門，還參觀了著名的金防司令部大禮堂-擎天廳。這次回台，見識了台灣多年來的進步。美不美鄉中水，親不親故鄉人。雖非本省出生，台灣終究是我們成長的地方，連著臍帶連著心，不是能輕易割捨的。在此次聚會中，大家深感年歲增長、時不我與、最好每一兩年就聚一次。



去年 2018 年的第九次聚會，薛百合自告奮勇，主辦南加至墨西哥遊輪之旅。她前年喪偶搬到南加爾灣市與女兒同住。我們乘嘉年華號遊輪由長堤南下墨西哥的巴哈加利福尼亞。五天後回程又到百合的新建的宅第盤桓一日，盡興而歸。因為靜姝堅辭，財務管理改推至麗接任。

今年 2019 是我們畢業 60 年大慶，更應一聚。大家公推再由王永康主辦。永康一諾無辭，最難得的是她的賢外助洪平隆兄滿口承應。洪兄多次接送交通不便的獨居同學，永康多年來負責整理編輯同學通訊錄。他們賢伉儷堪稱同學會的中流砥柱。

一位成功的男士家中必有賢淑的妻子。同理，成功的女性背後也一定有一位任勞任怨的伴侶支持。百合的另一半楊輝雄、靜姝的另一半王慶襄為招待借住同學，開車接送、打掃房舍、寬容我們在他家喧鬧。王惠慈的夫婿嚴正直是位忠厚樸實的學者，南美之遊沿途照料打點。惠慈本擬退休後回美，不想平日樂觀的她卻因癌症於 2007 年病逝，深為悼念。

鄭至麗的先生 Richard，是位溫文儒雅的美國教授。雖不懂中國話，總是伴隨至麗之旁，從未因我們的喧囂而不耐煩。汪瑩是一位事業有成的女強人。她的另一半張偉仁對她的支持是“天高任鳥飛”，讓她有廣闊的發展空間。

我們的校歌鼓勵我們“齊家治國，一肩雙挑，繼往開來，為我女界爭光耀”。如要做到這一境界，“賢外助”不可缺。感謝北一女的姑爺們對我們的

江學珠 詞
蕭雨化 曲

維我女校寶島名高莘莘學子
公誠勤毅校訓孔昭齊家治國

志氣凌霄一肩雙挑

修養健全人格具備科學頭腦
為國家盡至忠為民族盡大孝

力行三民主義實踐國父遺教
繼往開來為我女界增光耀

支持諒解與容忍。

除了上述幾位勞苦功高的同學和姑爺們，本班還有一位一直在默默貢獻的人物—徐美津。她從畢業以後，半個世紀以來，除了偶爾出國探親旅遊外，就一直固守在我們的“老本營”台北市。由於性情溫和、熱心耐煩，自然而然成為我們在台灣的總聯絡人。每次有同學從國外回台，總由她不厭其煩地召集所有在台同學聚會，讓大家開開心心地吃飯聊天。這麼多年大家還能團結，美津功不可沒。

莫道歲暮年將盡，霜葉紅於二月花。我們雖已年過古稀，但我們仍有信心，把這燦爛的金色年華過得有聲有色。今年甲子之慶，再響起“當我們同在一起，其快樂無比”的歌聲！



何慶華，1959年校友，政大外交系畢業，台大中文研究所及威斯康辛大學碩士，曾在夏威夷大學及威斯康辛大學，加州州立大學教中文。退休後移居灣區，從小喜歡京劇，曾在灣區多次上台表演。
